他为南京盖了高楼,自己受伤后只能住在家乡破房里,快报倡议市民伸出爱心之手

我们来为山东瘫痪民工盖新房

山东民工王铁军在建设南京最高楼——鼓楼紫峰大厦时,被一根直径2厘米、长1.5米的钢筋穿身,伤愈后下肢瘫痪,回到农村老家,住在低矮潮湿的破房里,终身与轮椅为伴。他在南京打工15年,流汗流血,建起了十多幢高楼大厦,献出了青春和身体,自己却连间像样的房子也盖不起。在此,快报发出倡议,大家一起伸援手,为我们瘫痪的民工兄弟盖3间新瓦房。

城里建高楼返乡住破房

王铁军家住山东省菏泽市黄岗镇大张庄,因为家里穷,上完高二,就辍学外出打工挣钱。20岁来到南京工地打工,先做小瓦工,后做电焊工。他相继参加了十多幢高楼大厦的施工,包括弓箭坊高层住宅小区、秦淮区政府大楼、人保大厦、金轮国际大厦、河西滨江大厦、珠江路电子工业大厦、省广电大厦、省机械厅大厦。去年1月,他在紫峰大厦45层焊接材料时,被62层坠落的钢筋从背部插入腹部,受伤瘫痪,不能再干活,只得回到家乡。

返乡后,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王铁军头脑里想得最多的还是南京的打工岁月。从20岁到35岁,他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在南京度过。15年里,一幢幢高楼在自己手里竖起来,他却再也不能站起来,他内心十分痛苦。但在电视里看到南京城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漂亮,他又很欣慰,觉得自己的付出也值得了。他致信快报,希望得到一张参建的紫峰大厦的照片,"以安慰我这颗受伤的心。"

山东瘫痪民工的想法引起广大南京市民的热切关注,许多人寄来紫峰大厦以及王铁军参建的十多幢大楼照片。8月20日,快报记者与两位市民代表千里迢迢,将照片送到他的家里,王铁军对此感激万分。但民工家里的艰难境况令人心痛。王铁军,这位在南京建起十多幢高楼的民工,家里的住房却破败不堪。

破旧平房里,仅有14英寸电视

在王铁军受伤住院期间,他的父亲突然病逝。返乡后,王铁军与老母亲、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5间平房里,其中两间用来堆放粮食和农具。这些房子是他父亲盖的,已经20多年了,低矮破旧。

记者走进去时,外面阳光灿烂,房内却阴暗潮湿,连采访记录本都看不清楚。房内陈设简陋至极,一张木桌的表面坑洼不平,磨损得几乎不能用了。连几张像样的凳子也没有,同去的两位市民代表感慨,这真叫家徒四壁。

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14英寸的彩电,这也是王铁军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途径。

城市里的残疾人坐着轮椅车,可以出外散心观光,但对王铁军来说,要想出门可不是件容易事。院子里坑坑洼洼,门外的泥土路更是高低不平,轮椅车的轮子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要是没人帮忙,他自己很难拔出来。因此,王铁军大多数时间只能窝在阴暗的房间里。

"他才36岁,正是壮年,原打算再打几年工挣点钱,把家里几间旧房翻修一下。现在瘫痪了,不能再外出干活,他时常一个人躲起来哭。"王铁军60多岁的老母亲抹着泪说。

五万元就能建一个新"家"

与王铁军的家人交谈时,记者得知,在他们鲁西南农村,盖3间大瓦房、用水泥砌一个平坦院子,再配一套简单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总价不超过5万元。对普通的农村青壮年来说,只要在大城市省吃俭用打工十年,也许就攒够了。

但对唯一劳动力瘫痪的王铁军一家来说,要凑足5万元比登天还难。毕竟,上有年迈老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连生活都不能自理,4亩承包田还要请人种。要筹钱盖新房,对这个不幸的农民家庭来说,可谓是奢望了。

"王铁军为南京城市建设奉献了15年青春,建了这么多高楼大厦,如今因伤致残,可他自己在老家的栖身地都破破烂烂,我们能不能捐点钱为他建设一所新房子?"一位市民打进快报热线,希望快报倡议热心市民捐款,为王铁军建设一所新房子,表达一下南京市民对这位为南京城市建设而默默付出的民工兄弟的谢意。

快报记者 赵守诚 文/摄

王铁军身后破败的家

爱心动员

我们来帮他建个新家

快报真诚发出倡议,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奉献一份爱心,捐出一点钱,为瘫痪的山东民工购买一块砖、一片瓦,帮这个不幸的农民兄弟建一个新的"家"。快报打算募捐5万元,然后再赴山东菏泽,联系当地施工队,为王铁军盖3间大瓦房,筑一个平坦院落,添一套新家具。这位民工兄弟为城市建设牺牲了青春和身体,让我们南京人民以此表达对他的谢意。

捐款请寄到现代快报社钟晓敏爱心工作室,并请注明"资助山东瘫痪民工建新房",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

近日,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在工作量、待遇以及教育学生等方面强化了班主任的权利,并指出"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可是,"适当"二字到底该如何理解,什么样的批评才算是适当的,老师、家长、教育主管部门心中的尺度都不同,谁也没法把这个"适当"解释得明明白白。

教育部规定班主任可对学生"适当批评"

"适当批评"怎样才适当?谁的解释也难适当

现状:"现在的孩子,我们说不得"

担心家长的不解、舆论的责难,老师在学校有口不敢开,轻易不敢批评孩子,这项规定的出台,让不少备感压抑的老师感觉心中舒坦不少。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的班主任干露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社会的舆论对老师压力不小,但凡出了事都是老师的责任。说实话,当了14年班主任的她,面对孩子时却不太敢说。有的孩子娇生惯养,心理承受能力差,简单的"为什么不做作业?""为什么迟到?"这几句话,有的孩子就接受不了了,回家立马向家长告状。有的时候,老师还特别注意,先表扬一下,犯错时再批评一下,就这样先甜后酸,家长还不行,认为老师批评得多了。"有了这样的规定,最起码感觉心理上有些安慰。"干露说,最起码保护了老师的权益。

一位老教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家长和孩子"维权"意识太强,稍微说两句,马上就来学校闹。上次一个孩子上课说话,她就批评说,"怎么回事?作为班干部,你还带头说话,大家还当你是榜样呢。"可能语气稍微重了些,家长后来还到学校来投诉了,说老师从来没表扬过他们家孩子,肯定是她对孩子有偏见。这让她哭笑不得。而学校里年轻的老师更是常常吃到"警告牌",家长动不动就找校长投诉、到教育局投诉,有的还找媒体。

老师:"严厉批评,也能算适当吗?"

班主任们对这项规定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疑问,"适当的方式到底指什么?"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干露老师告诉记者,一开始,她理解为只要不体罚学生,不粗口,这样批评应该都是适当的。但是后来一想,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很大,心理承受力又不同,同样的一句话可能有的孩子压根无所谓,可有的孩子可能就会难受好一阵子。看来批评的力度和方式也只能由老师自己来把握,可是万一家长和孩子到时还是觉得这种批评方式不"适当",那老师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名小学班主任提出疑问,如果没有更为详细的实施规则,这样的规定压根就是空文,谁也说不清楚"适当的方式"到底包括哪些。如果孩子犯了作弊、打架这些比较严重的错误,是批评半个小时还是十分钟就足够了,是该严肃批评还是耐心说服,是该当着全班批评还是私下教育,相关部门会给出更细的规定吗?

家长:不体罚,不伤自尊算适当

对孩子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家长才能接受?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似乎每个家长对批评的力度理解也完全不同,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批评的力度,鲍先生说,只要不体罚,出发点是善意的批评都应该接受,如果孩子不接受,家长还得帮着老师一起教育。比方说,小孩上课喜欢做小动作,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两句,这个坏习惯就改了很多。

南京家长胡女士的要求更严格一些,"我们家孩子特别调皮,说两句压根不管用,照样还是上课走神,回家打游戏。只要老师能把小孩管好,打几下都没关系。古代的老夫子不还打手心吗?如果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那还能叫老师吗?"

不过,也有少数家长还觉得老师应该少批评多表扬,多鼓励孩子。"我家小孩面子薄,从小到大没怎么挨过批评,上次忘记戴红领巾老师说了一下,回来还红眼睛了呢。"家长刘女士对老师可以批评孩子并不太赞同,她觉得还是以赏识教育为主,而且老师批评孩子很多都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太丢脸了。至于什么样的批评比较适度,刘女士说,能不批评最好别批评,实在不对了,也最好私下批评两句,以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为重。

教育局:原则好定,实施还真难细化

南京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文件刚刚出台,还未制定实施方案,不过想要细化确实有难度。昨天,南京市教育局宣德处处长刘鹰告诉记者,对"适当"两个字,他个人的理解应该是"遵循教育规律,切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认知能力来进行"。至于实施细则,也只能给出这么一个大的原则,如果要细化到发生某些情况,老师该如何处理,那就太不现实了。实施方案也不可能细化到学生迟到、不交作业等等情况发生,老师该怎么批评。至于该如何实施,教育主管部门将根据文件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后再决定。

"真要细化的话,这样的实施细则恐怕几年也写不完。"昨天,一位教育专家提出,规定的初衷是好的,维护教师的权益,让老师们能够更好地教育孩子,但真正实施起来可就难了,因为根本没有明确的尺度。别说全国了,单江苏省的各地教育水平就参差不齐,每个班主任老师的教育方式和水平也不同,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老师的批评方式都是格式化的。 快报记者 谢静娴